

财阀?情侠?商界美丑浮世绘 金元?惊梦?豪门爱恨骊情书

Yibang Hongyemeng

异邦红叶梦

温哥华风雪 夜归人影倩

(香港) 梁凤仪 著





财经小说系列之
悲欢篇

Yibang Hongyemeng
异邦红叶梦

(香港) 梁凤仪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邦红叶梦 / 梁凤仪著. —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5.1

梁凤仪财经小说系列

ISBN 7-104-01882-4

I. 异... II. 梁...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7379 号

异邦红叶梦

著 者 / 梁凤仪

责任编辑 / 张月峰 吴淑岑

策 划 / 林 飞

出 版 /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发 行 / 新华书店

邮购网址 <http://www.republicbook.com>

印 刷 / 三河市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×1230mm 1/32

总 字 数 / 7400 千字

总 印 张 / 360

出版日期 /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104-01882-4/I·764

定 价 / 680.00 元 (全 44 册)

本册定价 / 12.00 元

本书由香港勤+缘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可与承印厂联系)

自序

这个序很难写。

有千万重的感慨，无法直接说得出来。

我是个加拿大移民。在异乡居住的一段日子，耳闻目睹许许多多的移民故事，无不深感于心。

移民的心情普遍都是沉重的。当他们解决了对居留地前景不明朗的犹疑之后，所要面对的有关爱情、婚姻、事业，儿女教养、朋友相交、生活适应等问题，都有种种挥之不去的无奈与为难。非身历其境，无以言宣个中的苦与涩！

将这些故事写了出来，殷切地期望读者们细阅之后，感慨如我。

也为这年代的一页移民血泪史，轻轻下一笔，以留印记。

梁凤仪

沈沛昌辗转反侧。

这多月来，一直夜不成眠。

如果在香港，大清早就得起来上班的话，如此失眠法，真不知怎算好？

当然，这个忧虑是多余的。

若还有一份要经常搏杀的正职在身，沈沛昌又怎么会睡不着呢？

就是移民来了温哥华，开始经年累月的过优哉悠哉、投闲置散的日子，精力心神长期处于宽松散漫、流离浪荡的状态，以致于身体不觉疲累，才不会渴睡。

此外，最重要还是心境迷离抑郁，无所适从，长夜一至，益发容易胡思乱想，怎么也不能进黑甜之乡。

从前在香港呢，一盘金融投资与财务的生意在手，间有重大事故，或出现棘手问题，要在夜深人静时，躺在床上集中精神细细思量，也不过一忽儿的功夫，眼皮就重得不能再重，体力分明因了早间在工作岗位上的冲刺，而终于不支，非睡不可。

完完全全是鸡与鸡蛋的问题。

在这温哥华找份合身份、合心水的差事？

唉，比每夜希望能早点入睡，还要艰难百倍。

沈沛昌苦笑，转了一个身。

正正对住了妻子的脸。

那面貌在黑夜之中是迷糊的。

沈沛昌想，如果是另外的一个人，会有多好？

她断不会就这样子不理他，昏昏沉沉的管自睡去。

她会一头钻进自己的怀抱里，然后用那甜得发腻的声音，说：

“沛昌，我跟你玩个游戏好不好？”

然后，沈沛昌会得一把抱紧她，说：

“当然好，当然好，固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”

跟着吻如雨下。

她又会娇柔无力的挡他一挡，嗔道：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？”

不是那个意思，又是什么意思了？

抱住心爱的人儿在床上的男人，除掉了那个独一无二的游戏，根本不作他想。

沈沛昌敢赌，十个男人，十个都跟自己的思维意愿一式一样。

只她强迫自己就范，要玩那个诗情画意的所谓游戏。她说：

“沛昌，我们来猜猜今儿个晚上有没有星星？”

“猜中有奖？”沈沛昌问。

“也可以。你要什么奖？”

真是明知故问。沈沛昌不假思索，说：

“当然是玩我的那个游戏！”

她就必定大喊不依，越挣扎、越反对、越顽抗、越撩动沈沛昌体内已燃烧着的熊熊欲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说真的，沈沛昌自问除了性欲的需要，也是真心诚意爱恋对方的。

他不会对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女人生什么欲念？

也不必说其他，现今，脑子里回想起从前的种种，原就可以乘机就地取材，发泄到妻子身上去。然，沈沛昌也有百般的不情不愿。

他必须想些其他办法，令自己快快入睡，不再胡想，更不要不期然地想起以往，忆念起她来。

否则，血脉缓缓鼓动扩张，热辣辣的那种感觉，像被火烧，辛苦至极！

火势一旦蔓延之后，要淋熄那团滚烫至沸点热度的火焰，只有选择一跃而起，冲出屋外去跑几圈，或者闭上眼睛，干脆幻想怀抱里的妻就是心中挚爱，以解决难题。

要是采用后者一法，就更对妻子不起了。

然，或者沈钱惠青根本不会跟他一般心事与见识。

实际上，如果夫妇二人同心，也断不会出现第三者了。

沈沛昌移民之后，其实更觉着与妻子在思想行为上的迥异。

枕边人原来是陌生客。

这个发现与肯定，更使他伤心。

沈沛昌心上没由来的不安与恐惧，教他下意识地伸手扭亮了床头灯，要看清楚沈钱惠青这个女人。

妻子在睡觉时不施脂粉，那一脸的雀斑以及细碎的面痣就更肆无忌惮的展示出来。

妻子皮肤一向不好，这是无容否定的事实。

故而，当沈沛昌头一回看见了她，最惊骇的莫如发现年纪已近三十的女人，那张脸依然可以如此玲珑剔透，白里泛红，皮光肉滑得不沾半分尘埃似。

沈沛昌当时表面不动声色，心里极其感动。

这以后，她也曾睁着圆大的、黑白分明的眼睛追问过沈沛昌：

“告诉我，告诉我，我是不是比你妻漂亮得多了？”

女人最大的毛病之一是永远的明知故问。

沈沛昌当然不便明目张胆的作答。主要是为已经有了婚外情，对妻子不无歉疚，还要在她背后，当着情人跟前数落对方，也真太过份了。他实实在在的出不了口。

他只好答得技巧一点，道：

“你的皮肤幼嫩美丽得无懈可击，很多女人都不能及。”

这是实情。

认识交往亲密之后，沈沛昌才发现对方根本不化妆，这更难能可贵。不像钱惠青，一早醒来，首要事务就是一屁股坐到妆台前涂脂抹粉。整妆之后，不错还是个像样的女人，然，她与天生丽质，是真有个很大的距离。

沈沛昌瞪着熟睡的妻子，开始兴致索然。

刚才因稍稍回忆往事而引起的情欲，已然慢慢消逝。

人的相貌外表固然是吸引的条件，内涵其实更加重要。

沈沛昌发觉跟钱惠青的隔离，还在于后者多于前

者。

从前如是，如今更甚。

从前，因此而惹起了一段婚外情。

现在，孤伶伶在异邦，跟妻子表面上是长相厮守，实则上呢，他们的心灵感应更加疲弱，以致于接近奄奄一息。

当沈沛昌对这异域难于适应，惴惴不安之际，钱惠青竟非常享受在温哥华的生活。

来了才不过一年多一点，钱惠青增了近十磅，一派心旷体胖的具体表现。

原本女人最怕发胖，但钱惠青不作此想。

一则，在未离港之前，为了丈夫的那段婚外情，钱惠青闹得要生要死，肝肠寸断，故而很落了型。原本珠圆玉润的她，忽然掉了很多磅肉，那面相尤其显了皱纹，很觉憔悴。

如今一下子把体重赢回来，她自觉满身光彩，心上安慰。最低限度，走在人前人后，都听到人家说：

“沈太太，你胖了呢，沈先生把你供养得益发光可鉴人，年轻了十年似！”

这无疑是战胜者的姿态。

胜者为王，她太乐于以这种王者之姿亮相人前了。

二则，现今在温哥华，大把时间，可以随便逛街购物。近年，此埠的名店陆续增加了，绝对不愁增添衣饰的门路。钱惠青正好以增了磅为借口，疯狂选购衣物。

千万别以为在温哥华这么宁静的城市，既没有什么

喜庆应酬，居于其间的人，又都是朴实无华的多，买了件新衣服，都无从炫耀，那又何苦张罗？

持此论者，是太缺乏最新温哥华市场资料，以及不懂得香港那起中上阶层人家的心态了。

前者呢，十分容易解释。

自从八三年开始，中英双方同意在一九九七年以后把香港主权回归中国，这枫叶国就打从心底里笑出来，磨拳擦掌，准备接收香港的人材与财富。

果然，经历六、七年的光景，连比穷乡僻壤稍胜一筹的温哥华，都被移民潮感染得蓬荪生辉，大异于前。

别说是一般水准的酒肆茶馆，开得如雨后春笋似，连那些会所式的名贵场所，都陆续营业。一两个由华人投资营运的哥尔夫球会，颇弄得有声有色、有型有格。

香港人已处心积虑，誓无反顾地把温哥华培养成类似香江的福地。

于是在声色犬马、灯红酒绿方面，居于温哥华的华人，以他们大量的时间去安排，竟然在近两三年间，营运得头头是道。

单是一个年底，华人社会内的人就以各种名目，诸如同学会，旧同袍会，各式慈善结社等等，把温哥华的一流大酒店包起来，不断筹组餐舞宴。加上平日精心设计的各种社交活动，仕女们一样需要身光颈靓地炫耀人前。

只要来往的圈子对了，不怕身上的一袭仙奴或圣罗兰，会被误认为加拿大的山寨货。

真是不买白不买，没有多少位叠埋心水在温哥华过寓公生活的女人，会放过继续尽情装扮自己的机会。

钱惠青并不认为自己居住于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多吸几口清冷的空气，多饮几口冰凉的清水，整个人就会出落得一尘不染，明丽爽快。

她只是抓紧了现成机会，立即重新联群结党，投入合适自己的节目之中。

几难得能集打扮购物与应酬于一身，实在喜不自胜。

还有一重不是当事人不容易明白过来的心态。

单单是像沈钱惠青这种背景的人，会得对温哥华情有独钟。

钱惠青既为专职沈家妇，那么沈沛昌的社会地位与身分，就得与妻分享，同气连枝，彼此都受到那阶层的权益与制肘。

沈沛昌是受正途高深教育出的身，在港大毕业之后，到美国著名商管大学获亚顿经济学院攻读，得到硕士学位，才回港去发展的。

十年下来，在一间锐意在港发展的英资金融机构富百达任事，跟之同步前进，结果，年纪才不过三十多岁，就已擢升为富百达母公司的执行董事。

年薪三百万自不在话下，其他沈沛昌个人投资赚蚀如何，不得而知。无论如何，他已名正言顺地成为金融界内的打工皇帝。

至于皇后的际遇又如何呢，实情是比皇帝差得多。

问题出在皇帝拥有江山的性质上头，不论如何兵强

国富，总的一句话，领土并非专有，无论如何威煌、如何架势，都是在耕种别人的田地，在打理别人的地盘，在种别人的瓜与豆。

沈沛昌的打工皇帝，要面对的为难不少，但仍有他表现自己才学才华才干的直接机会。

钱惠青呢，完全不同。一站到人前去，明显地被丈夫的光芒掩盖，她是彻头彻尾的附属品。

这还不打紧，人们对她这种附属品，也是要求的。譬如说，一般沈沛昌的上司、下属以致于业务对手，都认定才高八斗，英明神武的沈沛昌应有个在学养见识上与他等级齐量的太座，那才叫好。

钱惠青无端端的要备受众人的批试与考验。

在香江，一旦跟在丈夫身边出席商政界的重要宴会，何只要言行得体，且要出众。

很多时一谈到时事分析，别说钱惠青力有不逮，就算要她对新闻发生兴趣，也是困难。

她可以及愿意熟读的只是坊间的影视周刊。

这还不打紧，最令她难受的是，不住出席香江的名流夜宴，她那一袭袭以沈沛昌银行信用卡买来的名牌货色，在那种场合，完全是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分明的不起眼，极其量是拿个合格成绩而已。

不合格的成绩当然是首饰。说到底沈沛昌的发迹，在各大富贾之中，根本不是一回事，自无能把妻子在这方面装扮得宝光流转，金碧辉煌。

再下来的一件事，更要命。

在高贵的香江场合，一定得以流利的英语应对。

这就是钱惠青的致命伤了。

钱惠青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然，中学毕业后，加念了两年商科，英文程度是真正高不到那儿去的。

这不怪她，根本上别说是中学，就算很多大学毕业生，要他站在洋鬼子面前口若悬河，实在是太艰难的一回事了。

中英文水准的普遍低落是香江这两年来不容否定的社会现象。无他，青少年一代太多节目，因而直截了当地削弱了他们阅读的兴趣。加上五、六十年代流行英文歌与西语电影，这以后，广东歌与电影崛起，青少年又大大损失了一些非常能寓教育于娱乐的机会。

钱惠青少年十五二十时，还真是活泼好动的一个少女，书念得不怎么样，更不注重第二语言的进修。只为人长得五官秀美，偶然脸上长些青春痘，也不碍她吸引异性的能力，于是在同侪之中倒算相当受欢迎。

沈沛昌在大学毕业那年，于一个舞会中认识钱惠青。当晚，他觉得她美丽。这以后保持了来往，直至沈沛昌学成回港，在社会上站稳了阵脚，给家里头一催，就水到渠成了。

婚后的钱惠青更谈不上什么进修了。况且丈夫在事业上的发展成绩太凌驾于她的心智进取上头，既然追不上，钱惠青干脆放弃。

夫妇二人在学识与品味上的距离一远，沈沛昌回到家去就更不便给妻子报道外头商业世界的事。讲不明白的道理是白讲，更何况教育一个没有兴趣接受教育的人是枯燥无味，吃力不讨好，甚至是烦恼的。

沈沛昌在家里头于是成了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他的言

论才干理想，通通留待在人前表现。

钱惠青刚刚相反，她在沈家像只开笼雀，吱吱喳喳的，每天每夜都好言好语好动，非常活跃。只是一站到人前去，她就被迫变得温文雅静，少于发言。

钱惠青其实有小聪明，她深明献丑不如藏拙的道理，在那起翻云覆雨的达官贵人面前，轮不到她有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，倒不如扮演依人小鸟的角色还稳阵兼划算。

当然，有某些场合，出现了某些埋身肉搏战，实在也轮不到人不招架。谁的功夫斤两如何，一交手，立即无所遁形。

那晚，在他们作出移民决定之前，是钱惠青坚持要沈沛昌带她出席那个欢宴上头政要的晚宴的。

钱惠青原本有她的如意算盘。在沈沛昌两个女人未分谁胜谁负时，她偏偏要在那起富贵场合亮相，乘机炫耀自己名正言顺的身分与地位之骄贵，意图煞一煞对方的威风。

钱惠青悉心打扮赴会，临出门时，在镜前转了几个身，自觉相当满意才成行。

晚宴在六星级一流大酒店举行，先在礼堂前举行的酒会，真个衣香鬓影，万头攒动，极尽堂皇富贵之气氛与架势。

沈沛昌说到底是财经大机构的要员，一脚踏进酒会，四方八面都是熟悉的业务朋友，忙不迭地跟各人打过招呼之后，就三五成群趁机商谈政事与业务。

这等表面上是风花雪月的场合，实则上是很多商政大事研讨与决议的好时机。

很简单的一条道理，企业商贾与政治家都喜欢假借自然的场面与气氛，轻松地试探目标对手的动静口气，一旦发觉能在某一宗事务上有机会合作，翌日立即嘱咐手下正式积极联络进行。如果试探出口风有异，彼此也只不过当作闲谈，容易下得了台。

故而，跟在男士身旁出席这起宴会的女人，其实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未到入席之前，必须设法照顾自己，否则，甚多冷场出现。

钱惠青不是缺乏这等经验，只是她一时没有想过，人运滞起来，会得头头沾着黑。

沈沛昌才投入在那几个金融巨子的谈话堆中，干站在一旁的她，还来不及看看在场有没有相熟的仕女，可以供自己招呼埋堆，就瞥见那位令自己丈夫神魂颠倒的女人，正被一群有头有脸的嘉宾团团围着，款款畅谈。

就在这心理上极之狼狈的一刻，这两个女人轻轻的、故作不经意的、回避与不回避之间的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。

立时间，这一仗，钱惠青就败下阵来。

很明显地，人们很现实，毫不留情的只接受沈沛昌这等人物，而非他的配偶。

沈沛昌的另一个女人不同，她也是公认的顶尖儿职业女性，有她为公众认可的权威地位和影响力，

情势强迫钱惠青正视一个现实，她那至尊至贵、独一无二的明媒正娶地位，只有在家庭及律师楼头才能发挥威力。

入席时，钱惠青的面色已不好看，一看排位，她的

心更是直往下沉。

分配在她左右两旁的洋鬼子，都是熟口熟面的政府高官与商界中人，可是钱惠青就是想不起对方的名字来。

眼巴巴地看着丈夫沈沛昌周旋于他身旁的两个洋妇之间，一直谈笑风生，倍添她的情急与气愤。

钱惠青整顿饭都吃得不是味道。

坐在她右面的是律政司署的高级检察官杜伦，左面的是怡嘉企业的董事总经理马贝祺，钱惠青搜索枯肠，也无法想到近期有什么重大案件，可以拿出来跟杜伦讨论，至于怡嘉企业的业务范围，更非她之所知。

马贝祺礼貌地跟沈太太闲聊，钱惠青对很一般的应酬对答，还能应付。但当马贝祺问：

“沈先生对我们集团的那个发行新股的计划有什么意见吗？昨天中西报纸如此各走极端式的评论，不知市场中人有什么看法？”

钱惠青立即当场愣住。

别说她没有听丈夫提起，就是怡嘉企业最近发行新股，她也不知不晓，更遑论批评。

除了微笑之外，实在无辞以对。

钱惠青分明觉着额上微微渗出汗珠，只好打开手袋，拿出粉盒，故意闲闲地整装，以掩饰窘态，以避过回话。

像马贝祺与杜伦这等人物，其实一听对手两句说话，一看人家的眉头眼额，就已经摸到底蕴。

为此，整个晚上，除了尽了男士坐在女士身边的基本义务之外，根本就不会再与钱惠青讲多半句

正经话。

很多时间，两个洋鬼子管自对答如流，视夹在中间的钱惠青如无睹。

钱惠青固然无法插嘴，连对方的谈话内容也不能领会。这份尴尬，不独是他们三个人心知肚明，同桌子的其他人，包括沈沛昌在内，只要留心观察，也自有领悟。

钱惠青出席这次宴会是的而且确的吃不了，兜着走。

先是在丈夫另一个女人跟前矮了一截，再下来，又在丈夫面前表现得面目无光。那份不忿、无奈、抑郁的情绪，甚至必须沉淀于心底，不便宜言、不能发作。

钱惠青如何会艳羡在香江的所谓锋头岁月？其中所承受的苦处，她自己心知。

说得简单一点，站在顶尖儿的香江上流社会里头，钱惠青在男士们的心目中，是绝对面目模糊、可有可无的。就算在女士的眼光下，一论到财与貌，也不过尔尔。

来到加拿大，情势作了个很大角度的转变。

钱惠青在那起移民的太太群中，很快就鹤立鸡群，出人头地。

理由只有一个，真正雄踞香江最高阶层的财商，并没有到加国来作寓公，稍为有名望地位家势的，就算派了家族内的先头部队来温哥华进行安全措施，把个护照拿到手，都决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。免得消息传返香江，直接间接地影响家族声誉与业务生意。